

群山之巅

□碎碎

读初三时,她和他坐前后桌。他的成绩一直在全年级遥遥领先。她和同桌说话时,总能用余光感受到他的眼神。虽然在班里他们没说过一句话,但她相信,他们神交已久。

他会打乒乓球。有个周末放学后,她看到他和一个男生把桌子拼成球案,挥拍激战。他高高卷起裤腿露出挺拔小腿的样子,帅呆了。他是她眼里耀眼的发光体。那是一种悄无声息的喜欢,那种喜欢让人忍不住想发疯又绝不会发疯,一切都只发生在她的内心。

初中毕业他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市重点高中。有的人注定是身在群山之巅的,他就是。后来她上了省内一个小城市的一所毫无光彩的专科学校,他则考上复旦大学。毕业后他分配至邻省的省级金融机构。有年春节假期,他们在一个同学张罗的聚会上见了面。在她眼里,他还是那么迷人。当同学们从饭桌上走下来,在牌桌和麻将桌前团团坐定的时候,她坐在角落里翻着同学家的一本旧杂志。没想到,他端着一杯茶向她走来,很自然地和她聊了起来。他很会说话,或者说,很有聊天的能力。他好像总是一下子就能懂得她。

他不会让他知道,她对他始自少年时代的倾心与暗恋,那种甜蜜又无望的心动。那个下午,他们更多地在聊着抽象的话题——是那种即使说具体的事,也是从抽象的角度去谈的。她感觉到内心的胀满,还有,内心氤氲而起的一种形而上的优雅。直至夜幕降临,在周围鼎沸的麻将声和吵闹声中——那声音一点也没能影响他们的谈话,整个世界都在她的眼里遁去,只剩下他清澈的注视和清澈的笑容,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纯净。

生命中有了那样一个下午,让她觉得多年虚掷的光阴都得到了抵偿。

那是她生命中第一个让她满心欢喜,喜欢到了只能仰慕和珍视,喜欢到不敢喜欢的人。春节过后他们回到各自的生活轨道,他们的城市相距千里。但是,她竟有点庆幸他们并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。因为越是感觉到他的好,她便越是自惭形秽,有一种不可克服的疼痛的自卑——

需要一种现实的距离完成这种逃避。她害怕现实的粗糙与赤裸,损坏心中纯美的感觉,她宁愿在彼此都看不见的想象中,获得和体味一切。

他们以通信和电话的方式开始了联系。他们的关系小心翼翼又无比微妙。他们在那种微妙的危险中体验着心智与情感的双重冒险,那种冒险带来的适度的快意与奇妙的满足。不是没有真情的碰撞,心动的焦灼,也不是没有彼此心领神会的默契与惊喜,但是,他们宁愿以调侃打趣的方式,以故作夸张的无谓的口气,把那些东西掩饰过去。他们宁愿表现得漫不经心,他们都想让对方感到轻松。他做事稳健,追求完美,凡事都会瞻前顾后。而她,越是觉出他的千好万好,越是害怕真的和他走在一起。

任何一种情感,都不可能永远悬在半空中。终于,他问她:一段情宁愿短暂精彩,还是先去问它有没有将来?那是陈淑桦的《爱的进行式》里的一句歌词。

他把这个两难选择的决定权交给了她。她选择了退。虽然也有遗憾,但更多的竟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宽慰与满足。那份感情,她一开始就视作清静神圣,似乎天然地就不属于现世。她无法想象,把它安置在一种叫做婚姻的形式里,接受现实的打磨和淘洗,她宁愿把它供奉在心灵的神龛,当做天边的彩虹。

他先她而结了婚。后来她听说,他妻子是市委副书记的女儿,长得矮,而且胖。女方家里对他很满意。一个符合现实法则的婚姻。他的条件真是太好了,他们班的男同学这么说他,带着艳羡。

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一晃十多年过去了,他们很少联系。打过几个长长的电话,逢春节时他给她发过祝福。知道她出了书,他主动买了好多送给身边的朋友。有些情意,并不因不联系而减少。现在,她要去看他所在的城市学习一周。出发前她上网百度了一下他,虽然她能想象他发展得很好,但看到的情况还是让她心里一震,他已经是他们集团公司的副总裁,兼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了。群山之巅,风光无限

□薇薇安

想不到再次见到闻婴是这种情境:她一身素缟,立于灵堂中央,手持三炷香,插在供桌上黑白相框面前,退一步跪下,轻缓地磕三个头,双脚足弓向后一压起身,退立于母亲身边,面容平静,目光从容,化身女祭司。

黑白相框上的男人是闻婴的父亲,突发脑溢血去世,闻婴从大洋彼岸赶回来奔丧。上一次她出现在这间屋子是出嫁,我隐匿于人群中,看着她身着大红喜服,被新郎抱上婚车。

闻婴的父亲生前冷漠寡言,除非有人主动打招呼,他极少与人交流。前来吊唁的家属职工,与其说是来送他,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,都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,闻婴一定会回来。

闻婴是我们电厂大院的一个传奇。她大我三岁,我管她叫姐。我是家里长孙,由奶奶一手带大。奶奶总是把我扯到身后不让跟她玩,还悄声跟别的老太太说,“宁交王八羔子,不交吊眼梢子,我怕她将来祸害我孙子!”

我的小学、中学,都在电厂子弟学校上的,闻婴始终高我三个年级。我仰着头看她进出大院,走起路来挺胸收腰轻落脚,看人的时候眼睛微吊,只

差一句唱词。我迷恋她走路的样子,总是跟在她身后不远处上学、放学。

她独来独往,有一次放学路上被几个社会青年围住,她往哪边走都被挡住去路。我在不远处看着,不知哪来的胆子冲了过去。其中一个推搡了我一把,我向后一趔又被后面的人往前端一脚。我还没站稳,就听到闻婴尖厉的声音:“谁敢欺负他!”那几个人像被这声音刺了一刀,相互看看没再动手,其中一个问:“这小子谁啊!”闻婴把我拽到身后:“他是我弟弟!”

那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替女人出手,或者说是挨打。之后,我还是每天上学放学跟在她身后走,不同的是,她拐进或拐出大院和校门的时候会回头看我一眼。这样一算,她每天回头看我四眼,我的心每天呼之欲出地等待的就是这四眼。

我那早已活成人精的奶奶,黄昏时分在大院门口迎我放学,见闻婴脚下一顿回头飘了一眼才低头走进院门;不一会儿,我拎着书包失了魂似地撞进来。奶奶叹了一口气,拿蒲扇在我背上一敲,“妖女戏书生啊!”正如我奶奶的预言,闻婴高中还



吃过太多的苦,
嗓子里大雪纷飞。

徐俊国 绘

的男人,她真心为他幸福。

他开着奥迪Q7来见她,容颜未改,但是头发少了一半,还有明显的黑眼圈。他说是累的,前几年事务太多,操心太甚,头发掉得厉害。现在调整过来了,但是闲下来才发现,自己居然没有爱好,没有工作之外的支撑。他说得有点茫然。

她能想象他的生活,永远正确,

永远不会走错一步的人生,他的微信朋友圈永远一片空白。而他的高干子弟的老婆,现在也已身居要职,他们早已拥有物质过剩的生活。

她想到自己这些年来所走过的人生,很多狗血与败绩,也许不那么成功,但始终在做自己想做的事,可以只说自己想说的话。她很想问他:假如人生可以重来,你会怎样?

群山之巅

没读完就成了整个电厂和子弟学校以及家属大院的风云人物,她和新分来的大学生老师被教导主任堵在职工宿舍里。当年,我对大人们两眼放光读音加重的“堵”字,有着含糊不清的理解与想象,掺杂着怜惜和无名的恼火倾泄而出,翌日清晨又将我推入了生理的恐慌。真是一个热闹丰富的暑假啊,多少年没有重磅话题的电厂焕发出新的活力,大人们的关系更为紧密,孩子们聚堆玩儿的时间也跟着宽裕,“不能当着孩子面说”成了人们唯一的最后的操守。

闻婴的父亲依旧寡言,母亲极少出门,偶尔出来走动也仅凭一口气撑着。倒是闻婴,迈着从前的步子来去袅袅。她把我约到电厂后山,从口袋里掏出半盒红双喜,姿态老到地抽了起来,我学着她的样子,呛得眼泪迸溅。一下午,我跟着她昏头胀脑地把烟抽光了,夜风微巡山顶,薄雾升腾于脚下,她眺望着化为巨大发光体的电厂说,“以后你不能跟着我了,我退学了。”

毫无防备地,我像站在悬崖边缘被人推了一把又拉回来。她从我身边站起来,我以为她要走,一把将她

抱住。她在我怀里扭动几下,顺地从瘫软下来,我抱着她直到手臂发酸,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,我能做的,会做的,只有这么多。

我高一下学期,命运再次将闻婴推上风口浪尖,刚满二十岁的她嫁给了一位与她父亲同龄的男人,对方是一位美籍华人,丧偶。他们在电厂职工食堂摆了70桌流水席,鞭炮持续响彻电厂,足足有半堂课只看到老师嘴在动……

闻婴是在她父亲出殡后第二天离开的。她母亲催她回去,说只要她在家一天,家里的人就一天不会散去,她头疼。仓促往返间,我只是于人群中多看了她一会儿,看她祭父,看她出阁,看她吊起眼梢在人群中似有若无地搜寻着什么。

一个多月后,我收到一封信:一梦如是,仿佛回到了你我抽烟的后山。我贴窗俯视,正在飞越群山之巅,沧海桑田。此番回乡,从母亲那里得知你仍未娶,心情竟比丧父还要凄凉,不知是否多少与我相关?

我的心反反复复在那句“不知是否多少与我相关”里打转,蓦地,一截烟灰抖在落款的“姐”上。